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愛的遷徙

楊黎明

漸近年關，心裡突然有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或許是感覺時間過得太快，彈指一揮間，又過去了一年。這不，春節的氣息已在爆竹聲中沸騰。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是我最揪心的時刻。總是為回不回家過年這事，在心裡掙扎著。心裡似乎總有兩個人在吵架，一個說回家，另一個說不回家。從內心情感上講，我也渴望回家。這和每個在外漂泊的人們一樣，也渴望和親人團聚，盡情享受其樂融融的家庭溫情。可是由于種種原因，每次回家過年總會莫名其妙地引發一些家庭矛盾，搞得身心疲憊，毫無樂趣可言。因此，每年的這個時候，對我來說都是痛苦抉擇的時刻。

記得去年臨近回家之際，七歲的小外甥問我說：「舅舅，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兩個家？一個是外面住的家，一個是老家？」這話讓我感到很吃驚，也讓我一時無從作答。

真不敢相信這是一句出自七歲稚童的話。看著他撲閃撲閃的雙眸，恍若一個小哲學家在審視和閱讀生活，並提出一個頗具哲學意義的命題：人生到底有幾個家，什麼樣的地方才算是真正的家？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都降臨在一個以一夫一妻為基礎結構的組織中。法律將這種組織定義為「家庭」。

不置可否，這是我們的家，我們最早、最原始的家。或者說，這是我們人生中的第一個家。因為它給予我們衣食住行和愛，撫育我們長大成人。

終于有一天，為了追尋我們心中的夢想，不得不揮別父母，奔向遠方。從此，成為一位尋夢的遊子，漂泊在各個城市，奔走在他鄉的路上。自此，也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角落，棲身疲憊的身體。這些「角落」即使簡陋，但是我們也願意稱之為「家」。因為它可以為我們遮風擋雨，可以為我們褪去奮鬥的疲憊，甚至可以讓我們療傷。

但這個「角落」之家，只能寄存我們的軀體，並不能讓我們的心靈找到歸宿。

直到某一天，在某一座城市遇上了彼此相愛的人。于是，攜手一路同行。一起奮鬥，一起經營共同稱之為「家」的角落。從此，這個「角落」之家也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正是這種特殊的含義，支撐起了我們人生中的第二個家。

可當我們駐步回首來路之時，會發現我們來時的路，已在視線中變得越來越模糊。可起點上曾為我們送行的兩個人，依然在那裡翹首遙望。他們是誰？不錯，是撫養我們長大成人的生身父母。他們盼望著兒女能常回家看看。

于是，為了博取前途，也為撫慰父母，我們不得不開始在兩個謂之「家」的地方來回奔走。我們知道，這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義務。

眼下，又是一年春節時，雖然一票難求，但人們依然苦苦求之。甚至徒步千里，也得回到父母健在的家中，吃上一頓團圓飯。這在我們中國人民的心中，不是一種儀式，而是一種釋放情感的方式。人們需要通過這種民族傳統節日，來表達對親人、愛人的關懷。因此，春節不僅是一個節日，更是一個親人間相互傳遞情感、表達愛的平台。理解了這個真義，便等于回答了小外甥的問題。

人生到底有幾個家？其實親人分散在多少個不同的地方，就有多少個家。換言之，有親人，有愛、有牽掛的地方便可謂之：家。

從一個家到另一個家，我們就這樣年復一年地來回奔走著、辛苦著、也幸福著。如同候鳥，為了一家人的幸福和溫暖，我們不辭辛苦地萬里「遷徙」。

確切地說，這是一種愛的遷徙。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我們心裡都覺得：值！

故鄉，總在淚濕欄杆處

高洋斌

時光像離弦的箭，一鬆手便無法回頭。孤身一人在異鄉打拼多年，不知不覺中離開故鄉已近九年，但我的內心深處卻始終有一個竭斯底裡地呼喚，任憑大都市燈紅酒綠，妖艷無比，總感覺不屬於自己，時刻不敢忘記故鄉情。每次一想到故鄉這一方養育我的水土以及天真爛漫的玩伴和訴說衷腸的親朋，淚目已是常態。隨著時光從指間慢慢流走，我對故鄉的思念之情不減反增，總在夜深人靜的時刻發酵、翻騰、昇華,醉在臥榻深處。

每逢月上欄杆之時，腦海便不覺想起「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這首詩。別樣的故鄉情懷驟然而生，無論我如何輾轉反側，也無法壓制這一場讓人身心疲憊的折磨，注定又是一個不眠之夜。有時候，我也在想：遠離父母、親朋、好友，孤身一人在外奮鬥，是否有些淒涼?是否有些自私?是否有些悲悵?每當我回想起在母校為理想而奮鬥的琅琅讀書聲；在城隍廟前許下你我安好的願望時；在蘇武墓前立志將來要有一番偉大作為時……凡此種種，都讓我不自覺發出「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感慨。是呀，別人的故鄉在團圓的家中，我的故鄉在高懸的青月中，看似一伸手的距離，卻可望不可即。

老人說：父母在，不遠遊，而我卻恰恰相反。記得每年重陽節到來的時候，都會接到父母打來的電話：「兒子，什麼時候回家呀？」父母一句看似簡單的問候，讓我的心裡瞬間翻江倒海，引發無限傷感。故鄉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不敢去想，一想一斷腸，撕心裂肺的痛楚讓我對著明月獨飲，與影子作伴，讓冷風吹乾我眼睛的淚水。

每當思念親人的時候，我總是吟誦王維的詩句：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我恨不得插上天使的羽翼，馬上飛回故鄉，一睹父母、親朋、好友的容顏，以解相思之苦。這苦像入味的藥，雖然難以下嚥，卻是治病的良方。

小時候我經常背誦「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首詩，不求甚解。現在想來，真是感同身受，這才明白，原來自己離鄉多年。我不知下次回到故鄉的時候，故鄉的紅牆碧瓦是否能夠接受我一顆飄蕩的遊子心。那年少的孩童，是否會嘲笑我一身的異域風情。回想起來，我的心中如秋天的涼水淌過，寒意甚是徹骨。

曾幾何時，我反覆追問自己，故鄉是什麼？直到讀了餘光中的《鄉愁》，這才明白：故鄉是遊子的避風港；故鄉是遊子的寄托；故鄉是遊子的落葉歸根之地；雖春去秋來，陰陽兩變，思鄉之情也不曾改變。

沈園絕戀千古情

王軍賢

兩闋催人淚下的《釵頭鳳》
成就了一座江南的名園

由此，一場愛恨離愁
穿越八百年的風雨滄桑
在世間廣為流傳

如花美眷，一別兩寬
數年再見，竟無語凝噎
你言：「錯錯錯，莫莫莫」
她歎：「難難難，瞞瞞瞞」
情思無盡，越理越亂

「心有感感焉，然心感感矣」
這是陸游和唐琬
一生的痛，一生的念
直待美人作土，玉殞香消
空留斷腸的詩篇

多少次故地重遊
賞春花秋葉，把欄杆拍遍
看浮萍青蔥，聚了又散
一池寂靜的荷塘
盛不下終生的遺憾

有多少癡男怨女
就有多少，不了的情緣
經年的字跡，被青苔遮掩
巋然屹立的「斷雲石」
見證了，一切的離合與悲歡

釵頭鳳碑前，多少雙淚眼閃現
孤鶴軒裡，有多少歎息迴旋

琴台之上，空空如也
那個撫琴的人
早已化作塵煙

問世間，情為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許
問天？問地？問神仙？
縱然地老天荒
也不會有，完美的答案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漫步沈園，追尋一個詩人
遺落的蹤跡
我們把一份情感來祭奠
能享受花香的絢爛
也要承受如水的平淡
珍惜身邊人
即是唾手可得的
幸福和圓滿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編者按：爲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 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专栏主编：温陵氏 宓 月 387期

唐德亮，廣東連山人，瑤族，現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正高職稱），清遠市作協原主席，系清遠市第六屆人大代表，清遠市第四、五批專業技術拔尖人才。已在《人民文學》《詩刊》《人民日報》《中國作家》《文藝報》《民族文學》《當代》《十月》《花城》等國內外200多家報刊發表文學作品兩千多篇，出版詩集8部、長詩1部,散文、文學評論、雜文、小說集各1部，個人詩集《南方的橄欖樹》獲廣東作協第八屆廣東新人新作獎、詩集《蒼野》獲廣東作協主辦的第七屆廣東魯迅文學獎，長詩《驚蟄雷》榮獲首屆「中國阮章競詩歌獎」與改革開放四十年全國評選特等獎，兩次被兒童文學雜誌評為「全國十大魅力詩人」；2017年在由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等聯合舉辦的「紀念中國新詩百年」全球華語詩人詩作評選活動中，被評選為「中國新詩百年百位最具實力詩人」；2019年被國際詩人筆會授予「中國當代詩人傑出貢獻金獎」；文學評論集《文學的燭照》被《作家報》評為第12屆作家報杯全國優秀文藝作品大賽金銳獎。共獲各種獎70餘次；2019年12月8日晚舉行的「潮起珠江 風華文章」——廣東文學70年經典作品賞析會上，唐德亮的報告文學《從孵化到突圍》作為廣東文學70年16篇經典作品之一，由廣東省作協代表現場朗誦。唐德亮有近百篇作品被《中國文學年鑒》《新華文摘》《青年文摘》《作品與爭鳴》《詩選刊》《散文選刊》《雜文選刊》等轉載，詩作與雜文入選《中國百年新詩選》《中國百年新詩經》及年度詩選、年度散文詩選、年度雜文選等300多種選本以及《大學語文》教材與小學語文課標讀本，多篇散文、雜文被選作多個省市中學語文考試試題及高考模擬試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文藝理論與批評》等100餘家報刊發表200餘篇關于唐德亮的評論，內蒙古師大中國少數民族作家中心編選的研究評論唐德亮的《唐德亮研究專集》于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被《文學自由談》選作封面人物；《中國詩歌通史》《中國詩歌三十年》《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改革開放與廣東文藝40年》（該書重點介紹的9位新詩詩人之一）以及《嶺南現當代散文史》等多種文學史著作對其有專節評介論述。

母語（五章）

瑤 語

泥土的原色。

在山野上生長，繁衍。隨透明的山風傳播，在坡地、峽谷、田疇流蕩，在杉皮屋下碰撞，交融。

以親切的磁性，走進胸腔，走進心靈深處。

韌性的根，歷經千年風霜雨雪而不朽，遭逢雷暴電擊而不滅。

出自心靈，撫慰心靈，洗滌心扉。

葉尖上的珍珠，叮叮噹噹，縱使墜落野地，也滋潤一方泥土。

如夢。長出雙翼，染綠一片片田園。

如幻。微笑的星辰，遙遠又親切，閃亮一方天空。

神秘。如古老的偈語，千萬次在古寨峰巒間若隱若現。

伴著淚，和著血，縈著歌。伴著愛的纏綿，死的哀號，生的歡樂與熱騰。

一種輕柔的物質，摸不到，抓不著，有時卻那麼堅韌、沉重，敲擊一些貌似強大的靈魂。

即使肉體已經幻化，瑤語，我的母語仍會活著，醒著，流逝著，生長著……

串新娘

山風纏綿，陽光溫柔。綠漫瑤山，楓紅坡谷。

嗩吶呀，莫吹得這麼急。

在嗩吶聲中行走，在山花簇擁中亮麗，在鞭炮聲中燦爛。

鼓手們吹著迎親曲，敲著鑼鼓，在新娘的送親隊伍中串過來，串過去，串出一陣歡聲，一陣笑語，一陣粗野，一陣羞澀。

三十六串。日子，串串紅火；歌聲，曲曲甜蜜。三十六座山頭，山山親切相連。三十六條溪水，水水都有動人的流韻。

串新娘，將壯胞的心，連起來，像一條紅色的紐帶……

註：「串新娘」，是粵西北壯族婚禮的一種習風俗。

力妹的臨界時分

鮮花綻放的季節，金柚流蜜的時辰，青春走向豐碩，愛情走向成熟。

一這位壯家力妹(注1)終于要走進婚姻的殿堂。

至親的小姑，「好命」 (注2)的嫂嫂，微笑著來到出嫁前的力妹跟前。

開眉！

這是壯家姑娘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

給新娘的額上、眉毛抹一把灶灰，用細線絞掉額頭臉龐那毛茸茸的汗毛，絞走一段毛茸茸的青蔥歲月，用巧手將眉毛變成兩輪彎月。

一行深情而無聲的樂韻，蘊含多少期盼與深情。

這是微矢的月，幸福的月，吉祥的月。

這是一個力妹變成一個女人的臨界點。

幸福，從「開眉」起步。

兩輪彎月，照耀新郎家歡樂的門楣、屋宇。

註：(1)力妹，壯語，即姑娘。(2)「好命」，意指子女齊全、孝敬公婆的賢淑嫂嫂。

芒 笛

讓瑤人的心事，從芒葉捲成的笛子中吹出。

綠色的芒笛，如同一根長長的牛角，尖尖的嘴，與莎爾（瑤語，即婦女）薄薄的嘴唇一相吻，便發出奇妙動聽的笛音。

芒葉鋒利，但芒葉做成的芒笛不鋒利，悠揚，婉囀，清澈，像高山流水，月灑竹林。

情，愛，歡樂，憂傷……萬千情懷，在芒葉上吹奏。

陽光，暴雨，雲彩，山風……天籟之音，在芒葉上呈現。

莎爾們把天地之氣，人間之愛，山之魂，水之魄，凝聚在芒笛之中……

瑤民的性格

熱烈，像苞谷燒般溫暖。鯁直，一生氣能吹跑一座山頭。寬廣，能容得下萬千棵樹木花草。

勇敢時，以寨為壘，與十萬前來「平猺」的封建皇朝官兵對抗；熱情時，會微笑著將素不相識的遠方客人迎進門；泥土般敦厚樸實，山籐般堅韌，微風般溫柔，老牛般勤勉耐勞。

血性的聲音，餵養大山發達的根須。強勁的脈搏，跳動在每一位瑤人的血管。

喊一聲公爹哥貴，便有一朵陽光落在肩頭。

註：(1) 公爹：瑤語，即大爺；(1) 哥貴：瑤語，即小伙子。